

天

咫

偶

聞

天咫偶聞卷一

曼殊震鈞

皇城

本朝

大內之制全因明舊無所損益但易大明門爲大清門  
餘正衙便殿皆仍之惟各朝房舊在午門外者今皆移  
於景運隆宗二門外蓋國初

御門之典在太和門後改

御乾清門因亦移入卽唐代之常朝也常朝五日一舉

故

御門五日爲期凡題本大除授皆於此

降旨居易錄婁書其事咸豐中因

聖躬違和此典久輟及同治

親政無請行之者乾清門左右置木箱二聞其中皆藏御門儀物不開已五十年矣

御門之典六部堂上官及司員均得侍班故人才賢否堂陛熟知自此典輟而司員黜陟惟憑曹長一言祇於外轉時一觀天顏而已似非慎重人才之道故此典宜

復也

太和殿古之正衙有大典則蒞之光緒庚寅正月

上親政并大婚遣使余官水部得綴班行之末恭親

盛儀正使爲高陽李相鴻藻副使爲禮部尙書崑崙岡

由太和門外持節乘馬而出鳳輿前樂設而不作法駕

鹵簿前導羣臣綵服夾路攻本朝自康熙同治至此凡

三舉行此典

大朝筵宴內務府設朱漆反坫於丹陛之中坫方可八  
尺上陳碧玉洗一徑可二尺厚可二寸中鑄

御製玉盃聯句于文襄公敏中書玉勺二長二尺交陳  
洗上玉壺二高亦二尺碧玉琖八徑九寸者二徑七寸  
者六此

高廟所製陳之殿廷極唐皇偉麗之觀亦庚寅所瞻也  
唐人早朝在日出後朝罷議政今則不

御門而但辦事引 見或有

升殿亦必先辦事國初趨朝皆在辨色後嘉慶中有卯  
正入值之旨同治初以

垂簾漸晚至辰刻光緒以後改用寅刻朝退纔卯正耳

康熙以前皆以乾清宮爲寢殿乾隆以後改御養心殿  
在月華門外凡召對辦事皆於此每日軍機大臣先入  
然後引 見

內廷奏事之制每日子正部院各以一筆帖式持摺至  
東華門外少俟門啟隨奏事官以入至景運門內九卿  
房以摺匣及本衙門印片一紙同交奏事官奏事官登  
之於簿少頃 乾清門啟奉之以入至內奏事處交奏  
事太監以達

御覽時不過丑正也乾清門石欄上置白紗籠一遞事

者以此鐙爲表綴若鐙移至階上則事下不久矣少頃  
奏事官徐捧摺而出高呼曰接事則羣集以俟奏事官  
呼某衙門則某衙門人前奏事官手付口傳曰依議曰  
知道了曰另有旨雖百十函無一舛誤不須開匣視也  
然此亦有訣以爪劃痕俗謂之橫知豎議後移西苑則  
接事在西苑門外侍衛處檐下

劉若愚酌中志言明代禁城內皆有路鐙自魏奄專權  
後盡廢之以便夤夜出入此制至 國朝遂不改禁城  
以內除朝房及各門外絕無鐙火戊夜趨朝皆暗行而

入相遇非審視不辨惟親王及堂上官有鐙引至景運  
隆宗二門軍機大臣以角鐙入內右門此原慎重火燭  
之意然光緒初一夜大雨有持摺筆帖式某竟溺死御  
河由夜闔故耳

乾清門內  
則有路鐙

軍機處在內右門之西隆宗門之北創自雍正初軍機  
大臣無定員視事繁簡近古之樞密而權實過之軍機  
章京則由中書部曹考取分滿漢員滿章京向不擬旨  
惟司繙清蓋其初擬旨原軍機大臣之責章京惟司繕  
錄久之大軍機習於宴安遂交章京代擬乾隆以前廷



寄清文多故滿章京事繁近來多改漢文滿章京遂成  
閑曹矣

軍機大臣皆兼方略館總裁章京皆兼纂修每日散值  
後輪章京一人在館住班凡此日之摺奏亦歸方略館  
收皮擇要入方略

陞殿之儀樂先作殿後戶闕

駕將入殿後戶御前侍衛左右交互往來於殿門之內  
內侍二人執二紅鐙盤旋而舞少頃各肅然就列樂亦  
頓闕

上已端拱座上矣陛下鞭聲起三鳴鞭而贊作此定制也

御前有刀名小神鋒長二尺餘每

駕出侍衛一人負之而行此與神槍皆置

御座之旁頃刻不得少離

諸王貝勒貝子公皆於丹墀上行禮行禮處橫布櫻毯由東而西一字列之元日皆貂服二品以上同三品以下朝服餘日則皆朝服

召對引 見皆服天青褂藍色袍雜色袍概不得服羊

皮亦不得服惡其近喪服也故朝服但有海龍捨利孫貂灰銀鼠而無羊皮夏不得服亮紗惡其見膚也以寶地紗代之皆所以崇敬此定制也

中和殿惟大祀看祝版一蒞之保和殿則筵宴外藩蒞之殿試覆試朝考大考考差皆於此監試皆以王公先伯祖恭愼公乾隆甲寅舉鄉試年十六覆試日 欽命題爲山節藻梲二句於季桓子六句詩題窗明几淨得行字日未午忽監試者命眾跪則

上出也詢有完卷者否時無一完者惟一人以完卷未

磨眞對

命取其草呈

御筆爲改詩一韻其人竟以此獲首列又覆試題例命會元解元磨寫其原題仍恭繳鄉試解元或不到則旗魁代之皆跪而書午閒例 賜松餅四枚奶茶一甌殿試例設高几餘則矮几也

乾清宮之東廊爲端凝殿西廊爲懋勤殿天府圖書皆度於此乾嘉兩代命翰林編錄爲石渠寶笈天祿琳琅閣殿珠林西清古鑒等書詳阮文達元石渠隨筆胡以

莊敬西清劄記入值者皆南書房翰林官也南書房則在乾清宮南廊下之西最爲清要之地或代擬諭旨或咨詢庶政或訪問民隱或講求學業國初不必定用翰苑故查初白李復堂以舉人入梅文穆高江村何妃瞻以諸生入王白田以教官入蓋天下人才皆如燭照故所取悉當如此其禮數亦非他臣所敢望賜賚與王公軍機大臣同若上書房雖亦在內廷而禮數不逮矣然書房之制實超越前代蓋前代人君自爲太子時已養尊處優侈然自肆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

保之手幾不知世閒事爲何若及其爲君復安望其悉天下利病耶 國朝自

太宗以後不立太子皇子之幼與諸王世子共學於上書房選詞臣有學行者訓迪加嚴與民間延師無異又有清文師傅日習清文而於騎射技勇皆兼習之故嘉慶癸酉之變

宣宗在書房親以烏銃殲賊

文宗及恭邸醇邸皆善舞刀有 御製刀銘此所以我

列祖

列宗皆度越百王也

上書房階下爲習射之所

上政事之暇輒呼皇子王子習射諸師傅善射者亦與中輒賜帛或賜翎枝以爲嘗課

唐宮中植花柳朱宮中植槐 本朝宮門以內無枝木惟午門外六科廊下有宮槐數株耳若 太廟 社壇中松柏蔚然矣

太廟中多灰鶴 社壇中多蛇 天壇產益母草此皆地秀所鍾聚於一處一牆之限外此求之不得足異也

廟社之中宮鴉滿樹每日晨飛出城求食薄暮始返結陣如雲不下千萬都人呼爲寒鴉往往民家學塾以爲散學之候

景運隆宗二門及東西華門例有護軍值班每王大臣出入高呼伊里國語云立也蓋示人致敬之意

坤甯宮爲神板所在每日祭神用雙豬祭畢輒傳內廷及諸侍衛賜食食者先向神板一叩隨席地而坐自以刀割肉食之每人一方

諸大臣賜紫禁城內乘肩輿者以二人肩椅卽古之



腰輿也例得至景運隆宗二門外乘馬者亦然惟近支親王得乘四人輿

光緒己丑十二月太和門火自未至酉是日余以事至地安門南望黑煙如芝蓋市井喧傳爲正陽門火明日始知爲太和門明年庚寅正月二十六日大婚不及修建乃以札彩爲之高卑廣狹無少差至榱桷之花紋鴟吻之雕鏤瓦溝之廣狹無不克肖雖久執事內廷者不能辨其真僞而且高逾十丈栗冽之風不少動搖技至此神矣

是年大婚先進妝奩二日今敬載匳目以備掌故

光緒十五年正月二十四進

上賞金如意成柄 進

上金如意二柄 帽圍一九一匣 領圍一九一匣

帽圍一九一匣 又一匣 各色尺頭九疋一匣 又

一匣 又一匣 銅法瑯太平有象卓鏡成對 紫檀

龍鳳五屏風銅鏡臺一件 大紅緞繡金雙喜字套 紫檀雕福壽

鏡支一 隨金卡子鏡 金大元寶喜字鏡 金福壽雙喜執

壺 杯盤成對 金粉妝成對 金海棠花福壽大茶盤成對

金如意茶盤成對 金福壽碗蓋成對 黃地福壽

瓷茶盅成對 黃地福壽瓷蓋盃成對 金胰子盒成

對 銀胭脂盒成對 銀喜相逢檳榔盒成對 金點

白瑪瑙桂花紅碧瑛玉堂富貴 盆景成對 紅雕漆太平有象餽餽

楹成對 脂玉夔龍雕花插屏成對 紫檀座 黃面紅裏

百子五彩大果盤成對 古銅獸面雙環罐一件 脂

玉葵花御製詩大盃成對 古銅三足壺一件 古銅

蕉葉花觚一件 脂玉雕魚龍一件 脂玉雕松鶴山

子一件 翡翠大盃成對 漢玉松鶴筆筒一件 碧

玉福祿圓光璧一件 郎窑大盃成對 漢玉雕仙人  
插屏成對 青花白地西蓮大盃成對 漢玉雕和合  
山子一件 脂玉雕荷葉雙連一件 雕碧玉鑲脂玉  
乳璧梳成對 漢玉雙環喜字獸面盪一件 脂玉雙  
獸面喜字有蓋瓶一件 翡翠瓷觀音瓶成對 漢玉  
獸面方盪一件 脂玉雙環獸面雕坐龍有蓋扁瓶一  
件 粉地五彩瓷八仙慶壽罇成對 脂玉雕西番瑞  
草芳彝一件 脂玉獸面雙環有蓋扁瓶一件 古銅  
周雲雷鼎一件 古銅周父癸鼎一件 金轉花洋鐘

成對 金四面轉花洋鐘成對 銅法瑯龍鳳火盆成

對以上均紫檀雕花炕案成對 紫檀雕事事如意

月圓卓成對 紫檀茶几成對 紫檀寶椅八張 紫

檀琴卓成對 紫檀連三成對 紫檀雕花架几案成

對 紫檀書格成對 紫檀雕花洋玻璃大插屏鏡成

對 紫檀足踏成對 紫檀雕龍盆架金面盆一大紅緞繡

花紫檀雕花匣子二十件 紫檀雕花箱子二十隻

紫檀雕花大櫃成對 以上共二十五日卯刻進

上賞玉如意成柄 領圍一九一匣 又 各色福履

一九一匣 又 又

鐵甯一九一匣  
花巾一九一匣

又 又 紅

雕漆喜字卓鏡成對

紫檀雕福壽連三鏡支

大紅緞  
繡帘

金小元寶喜字鏡成對

金油鏡一件

金漱口盂

成對 金抵頭缸成對

銀胰子梳成對

銀粉奩成

對 銀牙箸成對

金喜字羹匙成對

金喜字叉子

成對

黃地福壽瓷膳盃成對

金漱口盂成對 金

麥斗成對

金洗手盆成對

銀痰盂成對

銀漚子

罐成對

內閣之制唐之中書省也明代不設宰相遂不設中書省改爲內閣以翰林學士贊襄庶政至中葉乃有大學士之名其權依然宰相也 國初改爲內三院旋復爲內閣若政事則初由議政王大臣繼由軍機大臣而內閣成閒曹矣聞之友人王逸珊中翰言內閣之職主於批本夷考題本之制實有深意每題一事必先引例載若何而今此事若何查與某例相符或事與例雖未符而有某例可援且查曾有某事卽照此例辦理今此事

與此例相合與否凡題一事必引例數次聲敘亦數次  
初視似繁文然苟少與例不符卽無辦法此正韓魏公  
所謂雖使一庸人執此亦可爲宰相者是也刑部本尤  
密人命至重不憚詳慎也自來復讐之案本必雙請是  
否抵命抑可從未減固無不從未減者然本則如是也  
近某部臣厭其繁瑣改爲直從未減此蓋失古人作法  
之本意矣復讐固當從輕然焉知不有借復讐爲名以  
洩其私怨者若槩入輕比含冤者有矣然後知古制未  
可輕改也



內閣大堂以有諭旨故不設正座六堂分左右六位若  
遇大挑之年則 欽派王大臣皆面北而坐挑者南面  
跪

軍機擬旨向來皆大臣之任傅文忠公始屬之司員事  
見簷曝雜記至今成例章京考試始於嘉慶元年試論  
一篇以神速爲貴限三刻交卷遲者不閱初由大臣試  
補至嘉慶四年始

命帶領引見

樞廷事件皆書於冊標曰隨手登記元旦則裝訂新冊

敬書太平無事四字於冊端

康熙癸丑春

天子御講筵從容謂學士欲得文學之臣朝夕置左右  
惟職經史講誦給內廬以居之不令與外事其慎擇醇  
謹通達者以聞時舉編修桐城張英召入對

上心識之自是再四咨詢對者無異詞遂有 內廷供  
奉之命 賜邸舍於瀛臺之西辰而入終戌而退

上所舊御讀書處曰 南書房在 乾清宮之西南隅  
處其中飲膳給於大官執書使中涓紙筆之屬出自御

府珍果之屬撤自 御饌者日數至焉

上御乾清門聽政後則召至 懋勤殿辰巳前講經書  
午後講史率以爲常此南書房供奉之始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

上諭部院諸臣朕因天氣炎熱移駐瀛臺今幸天下少  
安四方無事然每日侵晨御門聽政未嘗暫輟卿等各  
勤執掌時來啟奏曾記宋史所載賜諸臣於後苑賞花  
釣魚傳爲美談今於橋畔懸設罾網以待卿等游釣可  
於奏事之暇各就水次舉網得魚隨其大小多寡攜歸

邸舍以見朕一體燕適之意誰謂東方曼倩割肉之事不可見於今日也

凡翰林 賜燕瀛臺定在暑節每趁早涼入西苑門大柳星稀高槐露下宮牆綠岸閒安步徐行菰蒲四面水禽啁哳與江南水鄉無異暨渡板橋則荷香襲衣牖流滴耳宛在夢中聽箏筑聲然後復從內苑牆入小紅門劃然大湖有紅板長橋橫跨水面橋夾朱欄外雜列魚罾凡朝官渡橋者俱許抽罾捉魚得卽攜歸於是池邊達瀛臺門惟賜燕時則從牖口北上直西浮道通梁中

有層亭兩面帳房列如號舍

上命登舟泛太液池卽從過船亭登舟芰荷十里望如蕃錦北面望金色搖曳則別一境地矣

向例殿試進士在太和殿丹墀雍正癸卯年十月二十七日殿試天寒硯凍

上命移至殿內兩旁並令太監多置火爐俾殿內和煖使諸貢士得盡心作文寫卷此移入殿內之始至乾隆某某年因

御正殿

命移入保和殿至今沿之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新科進士於引見前朕欲先行考試再引見一應  
仍照殿試預備朕將詩文四六各體出題視其所能或  
一篇或二三篇或各體俱作悉聽其便此進士朝考之  
始

向例館選不分省以致邊省多缺通江李雪原鍾峨官  
太常寺少卿雍正四年疏言康熙四十五年至六十年  
七科不分大小省俱有庶吉士至元年癸卯漢軍及河

南四川進士無館選者二年甲辰蒙古及山西河南陝  
西湖南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諸省進士俱無館選  
之人請廣儲才之路

上  
交  
部  
議  
准  
行  
此  
散  
館  
分  
省  
之  
始

翰林學士習國書蓋以備翻譯編纂之任故須專心熟  
習辨析精微積學功深與年俱進始爲不負所選康熙  
年間館選之例庶吉士年四十五以下者悉皆分讀清  
書

世宗御極以來祇擇年少資敏者每科不過十餘人蓋

取其年富力強可收記誦翻譯之功也而翰林中經散館遂謂無從攷驗束置高閣以致教習三年轉爲虛設  
雍正十一年四月

上諭嗣後庶吉士等雖經授職或數年以後或十年朕再加考驗若依然精熟必從優錄用以示鼓勵其或遺忘錯誤亦必加以處分此翰林大考之始

錢塘陳仙橋參議

鴻

嘗建言請輪班日講以爲康熙乾

隆閒設官使日繕進經史講義討論益精義理愈出辨別益確施措益明兼可鑑其才猷驗其學識旣備咨訪



之具卽儲簡拔之才云云其說甚允竊謂此法實佳然  
須有學校一番教育然後其言始可用否則以入此文  
楷書字爲討論之具恐非所以儲才也

茶餘客話謂文淵閣編質之先輩博雅諸公皆無以答  
余意今之內閣大庫彷彿近之當時楊廷和在閣升菴  
挾父勢屢至閣緝書攘取甚多又典籍劉偉中書胡熙  
主事李繼先奉命查對而繼先卽盜易宋刻情本觀此  
情形必非內廷深嚴邃密之地而沈景倩謂制度狹隘  
窗牖昏暗白晝列炬當時俱屬之典籍云則與今日大

庫形勢宛然且紫禁殿閣綺窗藻井采鳳玲瓏惟皇史  
宬爲明季藏本之地則石室磚簷穴壁爲窗蓋以本章  
要區防火爲宜今大庫之穴壁爲窗磚簷暗室較史宬  
尤爲晦悶則爲當日藏書之所正與史宬制度相合

按光緒戊戌己亥閒內閣大庫因雨而牆傾夙昔以幽  
暗無人過問至是始見其中尙有藏書如邵康節蠶子  
數堆度充棟又有大輿圖一張無處張挂其大可知以  
此知阮氏之言蓋信若今之文淵閣乃乾隆中仿四明  
天一閣所建非其舊地矣

明之南內今已拆盡按行遺跡惟普勝普度二寺似猶是舊殿之僅存者普度寺殿宇極宏佛像極奇皆西天變相手執戈戟騎獅象陳設多寶物沈香長及丈雕鏤花紋明成化中番僧板的達所貢七寶佛座卽仿其規式造五塔寺者今尙供寺中完好無恙乃木雕加漆者疑湧幢小品記所云南內最後一殿供佛甚奇古者或卽指此而言國初睿忠親王曾作府邸吳梅村詩所謂十載金滕歸掌握月明車馬會南城者也今殿極東一聞北牆下番佛五皆乘獅象南窗下懸王之甲冑弓矢

甲長七尺餘黃緞繡龍鮮好如新胄徑九寸餘護項亦  
黃色刀劍弓矢長於今三之一弓無弣而一人之力不  
能開旁二護衛像著甲執兵皆真物王之二巴圖魯也  
殿外作龍尾道直抵山門道旁古松林立清蔭甚美  
東安門內東安橋上有關帝祠地極狹隘相傳此廟如  
災必出大工故工部吏胥奉之極虔

左文襄入都僦居東安門內盾鼻餘瀋自記有石鼓閣  
卽此公入軍機銳意欲有爲曾聞一章京云公雖欲有  
爲而成例具在絲豪難於展布陳奏發行急於星火無

暇推敲且有明日拜章而今日甫定稿了無更正之暇  
有所建白亦多中輟所以文襄入直未幾卽力疏求去  
有以也然而京官之鉗制堂官亦見於此

入旂春秋試例於試前兵部請

欽派王大臣校試馬步射向在東安門內南箭亭蓋明  
之南內今爲正黃旂侍衛校場其期春闈二月下弦以  
後秋闈七月下弦以後於時衣冠競會旌麾並舉駿馬  
騎風雕弓替月餓鴟互叫靈鼉時振翼翼濟濟猶想見  
辟雍校士之盛典焉

國家創業以弧矢威天下故八旂以騎射爲本務而士夫家居亦以射爲娛家有射圃良朋三五約期爲會其射之法不一曰射鵠子高懸栖皮送以響箭鵠之層亦不一名最小者名羊眼昔果益亭將軍專工射鵠有果羊眼之稱然工者仍不事此或一箭諸圈皆開而不落如花籃式此爲至難曰射月子滿語名艾杭卽畫布爲正也曰射綢懸方寸之綢於空而射之此則較難又有於暮夜懸香火於空而射之則更難然皆巧也非力也聞之開國之初其射也弓用八力箭長三尺鏃長五寸

名透甲錐所中必洞或連貫二人而有餘力是以南京  
太和門箭遂沒羽焉此國初所以能威天下也

定制賭有禁惟以射賭者無禁故有大書於門曰步靶  
候教者賭箭場也然往者寥寥

自開國至乾嘉田狩蓋爲重典非以從禽實以習武也  
聖祖於熱河建避暑山莊以備木蘭巡狩行圍之制一  
用兵法圍時以能多殺者爲上皆以習戰鬪也又殺虎  
之制以二侍衛殺一虎得者受上賞故嘉慶癸酉之變  
京營兵皆能戰遂以殄除巨寇滅此朝食道光以後不

復田狩於是講武之典遂廢後生小子既不知征役之勞又不習擊刺之法下至束伍安營全忘舊制更安望其殺敵致果乎迨同治中

穆宗奮欲有爲親政後曾畋於南苑諸環列至有預購雉兔至臨時插矢獻之而蒙花翎之賜可爲歎息也

熱河行圍前人多有詩紀之以甌北爲最佳然尙未備成倬雲侍郎書多歲堂詩集有避暑山莊紀事絕句八

十五首最詳今錄之云端陽節至麥風溫郊祀初回萬

馬屯避暑年年循例往

年例於北郊

殿鑾千官送

駕大東



門驚旂翠葆出圓明近野居民夾道迎不用羽林傳警  
蹕兒童相戒各低聲委蛇輦路絕塵氛旂影徐飛樹影

分正是久晴新雨後清河橋下水泫泫相國行輿步驟

遲每隨雙纛望前塵

御纛前皆御前大臣及乾清門侍衛扈從諸臣在御纛之

後八桿旂之前扈從者例皆騎馬時惟王董兩相國乘轎書生也忝從行列驚馬常

先入桿旂趨撥如飛健步軍每經村市避行人

乘輿所至凡

遇村市湊集處則粘竿拜唐阿及綠營健步在前步行

警蹕謂之走鳴山鳴山者村也亦謂之走撥凡走一撥  
即乘馬從寬轉馳向前以待謂之趨撥道旁樵牧多如織不近鑾輿總

不噴白褶前驅後赭黃

虎槍營皆衣白褂乾清門侍衛皆衣黃褂

乾行宮將

近趨行忙營門下馬看林立射虎將軍蠟桿槍沙孤堆

上望行旌萬騎如雲接隊行豹尾遙分成小駐蘭溝河

畔有尖營

沙孤堆在蘭溝河之南積沙成阜

草輭沙輕輦路平石槽南

畔認行營下門列帳還相勞屈指灤陽第一程

駕入行宮百

官齊集講之上門晚膳

後散歸帳謂之下門風山口內路迂迴土壁中閉一

徑開轉過坡陀三四里青山如面向人來

至此始見山

已近

懷柔風候殊山城如斗勢盤紆

鑾輿過後街衢靜閒

坐農民說免租

謂經過地方特子免租

歲歲居民望翠旌密雲一

帶沐恩膏迎

鑾父老能追憶六十年來世八遭

逆旅

老人記憶甚悉亦絳縣之儔也 屈蟠妙筆寫荆關鐵幹虬枝翠靄環誰

識百年培養力九松山作萬松山

山初有九松故名今則不下萬株矣萬

馬連鑣靜不聞千山盤折翠旂分南天門上傳朝膳遙

見 金輿入五雲

南天門在萬山之巔乘輿小駐小從行仰視黃屋翠蓋皆在天半

邑當衢百貨陳連宵鐙火聚行人傳言石匣藏靈怪欲

訪奇聞說未真

傳聞有石匣在巡檢署堅不可開故名問之土人或云不知或云有倉卒一宿

不能往窮其怪也

白鶴湖溝風日晴山頭湖底白雲平下山卻

望來時路人在長空木杪行邊風颯爽陣雲屯古北雄

關瑣斷垣十萬貔貅齊勒馬元戎擐甲立軍門

時古北口提督

陳兵迎一色鶯黃孔翠斑北來嘉客觀天顏蒙古於本朝

為客見御製詩注問安纔畢齊乘騎使入乾清侍從班蒙古諸王公多

有在御關城迴望五雲中路入平川馬首東千里灤

陽分別派雙橋如虹駕晴空竟日看山眼漸明一山未

盡一山橫欲窮絕塞峯嵐秀清曉來過巴什營巴什營直南一

山峯嵐秀絕關門內外隔溫涼出口後氣候稍寒七站中間此站長

路轉峯回迷向背御營近在兩閒房茅屋石牆處處

皆山家留客小安排晚餐莫漫愁沽酒御道中羅買賣

街御營前多支布帳貨小戶編籬逐徑成村莊兒女

街食物酒果謂之買賣街

善經營晚涼動我歸農興羨煞山田帶月耕雨後泥深

馬不前解鞍小憩古城川行人說虎日將夕榛莽無邊

風颯然

地多虎

駝裝深夜走前營

部院百官下門後無事

輒先一日啟行謂之走

前營鈴鐸相聞歌笑騰寬轉莫愁官道失路旁懸得火毬

鐙

墊夫於路之兩旁隔數步懸一紅鐙夜行甚便

石嶺盤空一徑開爭塗隔夜

苦喧騰

青石梁路仄陡險車行甚艱

驀看車騎分頭避嚮導先鋒躍

馬來鹿角杈柯當道橫 鑿輿過後放人行山頭地底

遙相應盡是鳴鞭叱馭聲老嶺纔過又陡坡

邊青石梁數里卽黃

土岡路亦陡險

兩峯相望鬱嵯峨中間平坦無些子銜尾駝裝

絡繹多常山別殿午陰濃謾謾寒濤靜院松誰識九重

無限意雨憂行旅旱憂農侍從清班愧不才橐鞬日日

上門來黎明忽失前宵路此處宮庭向北開

常山峪行宮背南山

而建雨氣空濛夜氣涼嚴裝夙駕曉行忙侵晨忽散千

山霧策馬先過三道梁遠山隱隱見周牆望近誰知路

尙長盼到河屯營裏住計程明日是山莊斷嶺回坡路

折盤曉行人在畫圖閒灤平池北無喬嶽一帶倪家平

遠山雙塔山頭處土祠躋攀無路到今疑曾聞有詔

搜奇蹟野韭盈階木主欹

一土臺在山半高十餘丈中分爲二四圍立如削上有瓦

屋三楹歷無登之者聞往歲乘輿經過詔遣人檢  
而上室中設香爐木案塵積數寸一木主題曰王先生  
之位屋前地半弓種野韭數畦甚叢茂不知邊城甯虞  
爲何人之祠問之土人亦不能知所自始也

生計微入旗蕃富似京畿

熱河設八旗駐防副都統領之

健兒站道誇

身手一色鞭刀短後衣齒髮雖衰精力存黃衣諸老沐

天恩道旁稽首還相告矍鑠應須遜至尊輦路和風

舉草熏提鱸香篆氣氤氳廣仁嶺過山莊近望見山頭

五色雲十里長街馳道通遙聞仙樂入離宮內臣傳

旨千官散麗正門前日正中草創規模質不雕

山莊爲聖祖

所建接楹皆本色無丹牖之施

茨茅階土仰

神堯

文孫繼武無增

飾奔葉欽承儉德昭禁扁當門

手澤垂

遊暑山莊額  
仁廟御筆

百年堂構繫深思兩旁素壁無多地盡刻

今皇感舊

詩二宮門壁閒石刻  
最多皆御筆也

日午當天火繖張薰風前殿送微

涼戟郎侍值輪番入內藥仍頒祛暑湯

門側置朱漆桶  
貯暑湯冰水

遊豫何嘗慰

睿思每憂水旱問瘡痍從臣召對無虛

日纖細都勞

聖主知楠殿薰風婆律芬

山莊正殿棟  
宇皆楠木

小臣曾此切瞻雲

臣書壬子恩  
召見於此

躡蒙今番更荷如天

寵獨聽

君王論典墳

臣書今歲  
賦制義併問能為古文否因論

召見蒙

詢及詩

古文法度  
淵深茫乎莫測也

聖學

傳餐已下引諸曹虎衛擊門執錦條



駕未出以前門盡闔侍衛執環闔闔未開人語肅正

條以俟 駕至門闔謂之擊門 閭闔未開人語肅正

中黃帕 御牀高校射宮中集俊髦 駕時出看 舊家

風俗習弓刀書生合作干夫長三發親蒙 睿語褒 書

中三矢得 賜金馬 親王挾矢 御墀頭龍種英雄壓輩流孔翠

鷺黃新 賜得 天閑騎出紫驂騮 鄭親王連發五矢

化翎黃褂 內廐馬 天藻頒來雪日光詞臣奉 詔愧枯腸烏絲

繭紙剛磨得中使傳宣進和章 皇上萬幾餘暇聖製

應 躡詞臣和韻隔數日輒一彙寫呈 進以單紀數

前詩甫繳次單卽下 奎文炳煥富有日新實曠古所

謹見臣書以翰林講官 射生人集曲城隈白鹿黃羊擔

隨行亦得一體恭和

載來內侍迎門先導入 御前都尉打鮮回山雨吹晴

不作泥侵晨有

詔幸須彌

寺名札什倫布蓋梵語也譯言須彌福壽見

御製

詩

流杯亭外排

仙仗水長沙平

輦路移梵宇浮圖

高出霞下瞰城市如塵沙撞鐘吹螺迎

大駕輦前無

數金蓮花

毡裘君長沐殊恩泥首宮門

聖語溫六

十年來勤教養諸蕃一體等兒孫巴林盟長已華顛拜

跪依然禮數虔

聖主非常賜顏色念他侍從幾多年

巴林王爲諸蕃盟長年近古稀瞻

觀時猶跪拜如禮

無衰遲之態仰徵

聖人久道化成故一時壽寓同登

詩爲世

瑞如此無數明駝臥近郊殊方貢使面頰沙隄十里

平如掌一例排支蒙古包朱輪黃蓋傍天門中使傳宣

哲木尊

哲木尊西藏刺麻名  
號秩亞呼圖克圖

召對出門還默坐西來大

意本無言九齡稚子悟前因又見章嘉萬劫身逢著舊

交都色喜可知渠是再來人

前章嘉呼圖克圖住世時  
道法神異最蒙 優眷示

寂後復轉輪闡教今九歲矣來行在  
見前身所素識者仍慰勞如平生歡

捧 詔名卿見佛

回法輪自轉不須推丹書未遞行程緩堪布先期進馬

來刺麻來

觀進梵書通帛頂禮志虔  
名丹書堪布亦刺麻之有品秩者

振古奇功一日

收捷書驛遞看星流宰臣入賀 天顏喜曠典頒來如

意舟

如意舟乃 御園中別所於水  
中壘石爲洲全作舟形故名

會龍山色曉空濛

飛雨水泉溝

峪中平岡池遶芳草芊眠饒有畫意退值後同人相與攜尊藉草竟日忘返水泉溝

有瀑泉傾瀉亂石間繁響琤琮如琴筑競奏

禁院風清絕點塵冷官無事稱

閒身朝朝太僕朝房裏揮麈清談似晉人炎威尤畏日

西斜邊地無冰酷暑加夜半酒蘇肺疾作牀前留得枕

頭瓜

地產瓜形皆橢圓頗不類故有枕頭名

詩情畫意總相關退值 離

宮鎮日閒數點斜陽紅樹晚碧峯門外看秋山滿地清

暉興未闌孤吟無奈夜鐙殘中秋節到歸期近 御製

詩交第四單

年例 聖駕以八月望後迴鑾

山村茅屋自高低荒草連

天曲徑迷黃葉滿街秋巷靜隔牆聲喚賣酸梨

土產酸梨劇佳

勝跡都從遠處搜一官羈絆苦相留秋涼一枕遊仙夢  
夢入朝陽洞裏遊朝陽洞爲此地名蹟遇駐蹕時遊人甚夥余以去舍遼遠竟未得一遊  
此詩蓋仿元人灤京雜詠而去其瑣褻也

扈從行圍例服行裝會典所云行袍行裳色隨所用行  
裳冬以皮爲表佩帨素布視常服帶微闊而短按行袍  
卽缺襟袍行裳俗呼戰裙佩帨滿人名荷包手巾漢人  
名忠孝帶梁蒞林南省公餘錄稱聞之松湘圃相國謂  
國初以代馬絡帶此恐謠聞之前輩此所以馬上縛賊  
之用凡隨扈倉卒有突儀衛者無繩索則以此縛之

蓋備不虞之用云

旃檀寺本名宏仁以旃檀佛像所在俗呼爲旃檀云其像元代供大內明代供鷲峰寺國朝乾隆間移此此像與石鼓皆起於周代至今三千年巋然無恙庚子之亂寺燬像不知所在

天慶觀在旃檀寺南俗稱劉鑿塑神像皆出元劉供奉鑿手今已頽敗零落蔓草塞門過者瞻望太息

西十庫始明代康熙中檢查封禁近倒盡幾如土阜而庫藏猶有存者惜竟無人過問

大光明殿本明萬壽宮成祖潛邸也嘉靖後改此殿今  
爲設醮祈雨雪之所道士例取於江西龍虎山籙壇陳  
設法器旛幢帷幔冠帔紳笏皆康熙內府舊制星羽輝  
煌錦綺焜耀觀之者如入八景宮中觀法駕導引也例  
月給內倉米三十石仍有香鐙銀兩今皆停給道士遂  
稀有存者每臨事取足於各觀而已

雪池冰窖在北海陟山門內爲諸冰窖之冠 御用取  
給於此都城內外如地安門外火神廟後德勝門外西  
阜城門外北宣武門外西崇文門外東朝陽門外南皆

有冰窖以歲十二月藏冰來歲入伏頒冰各部院官學  
皆有之掌以工部司員一人以數寸之紙印爲小票名  
冰票爲領冰之券然年久弊生雖有此票而給冰絕少  
殆不能供一人之需故亦不復領票而冰多售於市矣  
樂部在西安門內

初沿明制用教坊司有奉鑾

其屬左右韶舞司樂共四人協同官十人俳長無定員  
雍正時改和聲署禮部內務府太常鴻臚皆領之乾隆  
七年始

命王大臣總領樂部事王一人侍郎一人皆兼官也其



神樂署仍隸太常和聲署則隸內務府俗呼爲南府其  
優伶皆內監也亦卽古教坊司又有蒙古樂舞回人樂  
舞緬甸樂舞等惟大燕則用之以示徠遠

乾隆中以舊譯佛經多失本真 詔開清字經館以唐  
古特文譯西番文又以蒙古文譯唐古特文再以清文  
譯蒙古文於是經之眞面目始出又仿譯經潤文之例  
董以親王總以章嘉國師置翻譯生若干員惜其經世  
無傳本相傳金剛經之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句原  
本甚長允凡十數句唐人譯本節之耳又西藏獨無楞

嚴經章嘉國師迺以唐古特文翻之俾流布藏中

光緒乙酉丙戌之閒京師謠讖甚眾時王侍郎

文錦

密

陳於

兩宮云將有西狩之兆以侍郎夙精天官家言也且請  
移蹕西苑以禳之遂 詔修儀鸞殿而遷居焉然庚子  
之變侍郎已前死不及見矣

甲午六月十五日夜大雨雷烈風拔木大清門天安門  
端門午門太和門門門齊斷多年大樹偃覆縱橫自來  
無此烈風也

天咫偶聞卷一

天咫偶聞卷二

曼殊震鈞

南城

堂子在東長安門外翰林院之東卽古之國社也所以祀土穀而諸神附焉中植神桿以爲社主諸王亦皆有陪祭之位神杆卽大社惟松東社惟柏之制滿洲地近朝鮮此實三代之遺禮箕子之所傳也俗人不知輒謂祀明鄧子龍不知子龍蓋於

太祖有舊相傳開國初

太祖常微服至遼東以覘其形勢爲邏者所疑子龍知  
非常人陰送出境

太祖篤於舊誼祔祀於社亦崇德報功之令典非專爲  
祀鄧而設也堂子牆外松柏成林滿人欲請 神杆者  
具呈禮部任擇其一而仍以稚者補之考滿洲祭禮實  
儀禮特性饋食禮也余嘗有滿洲婚祭禮合儀禮考一  
篇今錄之云滿洲六禮惟婚祭二禮不與世同余嘗疑  
爲古禮之遺乃以儀禮考之始知卽昏禮及特牲饋食  
二禮如滿洲舊家皆有神堂神堂之戶在東而牖在西

此儀禮戶牖之制也室中以西爲上儀禮室中之立也  
皮板爲神位宗祏之遺也設几於地古之席也植竿於  
庭貫以錫盤喪禮之重也古以代主旣虞廢之滿洲無  
主遂不廢也祭用特豕特牲饋食也其祭也夫婦親之  
儀禮之主人主婦也祭之先一日主婦親成糕餌儀禮  
之主婦視饗也祭日厥明主婦獻糕餌十一器儀禮之  
主婦直祭也奉首槃於神板上邇黍稷於席上也主人  
跪巫者祝辭儀禮之釋辭於神也巫者鳴弦索歌吉辭  
古祭樂也儀禮無樂蓋士禮如是大夫則有之矣而樂

之始作亦當於釋詞迎神之際乎主人出迎牲儀禮之  
視牲也既至振牲令其鳴儀禮之雍人作豕也置牲於  
牀卽儀禮之於也省牲主人親視之儀禮之視殺也竈  
居西方儀禮西榮之位也以盆盛血獻於神前詩之取  
其血管也獻牲承以木槃古之俎也隨肉必獻湯太羹  
也至暮再祭以幕蔽其窗牖陰厭也明日晨祭於庭儀  
禮之繹祭也詩謂之祊祭畢闔族大燕及賓客皆與儀  
禮之旅酬也此祭禮之合儀禮者也若昏禮則媒氏執  
男女二家之年庚三代互易之儀禮之問名也既主婦

至女家視女儀禮之納采也既定則男家以如意納之  
女家儀禮之納吉也昏前二月具羊豕鷄酒服飾采帛  
以書將之納於女并告昏期儀禮之納徵兼請期也昏  
期以夜日入三商爲昏也匱具旣入門壻往女家拜於  
堂親迎也而今訛爲謝匱也其娶也輿前導以角鐙數  
十儀禮之執燭前馬也婦至布席於室中地下不設几  
陳羊豕黍稷夫婦相向坐儀禮之對席也御者以二盞  
互飲其夫婦几三儀禮之醢也質明以質見舅姑儀禮  
之厥明見於舅姑也并拜於家廟儀禮之廟見也按漢



書地理志云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而儀禮古人傳爲殷禮然則滿洲禮固殷禮也雖行之久未必無訛然大端具在惜乎 國朝有此古禮乃日用

而不知儻修明其禮頌而行之不勝於漢唐沿訛之禮遠也乎余旣箸此文更載其儀節於此俾後世有考焉

儀曰謹蠲吉辰先期三日主祭者率闔族虔誠致齋選

犧牲擇純毛淨體牡二牝一

惟背鐙牲用牝

江米 白米 黃

豆 稗米 安春香

出關溝

紅燭 白挂錢 新麻 白

紙 赤小豆 小鯽魚 新柳枝一 三色紡綢

白色藍色

月白 三色綫作紫先期二日主祭者率闔族謹將神板

拭淨換新挂錢香碟內易新灰次將祭器洗拭潔淨

應用祭器列後 鸞刀一柄上有鈴匙箸祭卓二 肉俎

三 香案一 省牲牀一 盛血盆一 和麩盆一

鍋一 竈一 杓一 鏟一 勾 叉 蒸籠一 新

筐籬一 控篩一 罩籬 帚 芳 帚 簸箕 蒸

布 拭布 淨繩六根 秫稽四根一束四束長二尺淨柴 先

期二日主婦率闔族婦女揀擇米豆取純淨者用作

索照舊式按應換索子女每人一挂 先期一日用新

汲水將米豆淘淨米晾微乾豆燻熟磨麩蒸麩江米九成加白米一成煮麩江米八成加白米二成和麩用溫水香選新採綠色葉曬極乾研粗末赤小豆小鰾魚俱換索用豆煮研泥 屆期朝祭設幪架

幪以黃布架以木爲之飾以朱

油懸幪前設矮卓列燭二香碟陳於卓裏邊橫之凡主

祭者丑刻率闔族點香免冠三叩首興和麩蒸熟作餽餽十一盤每盤十一數獻齊奉第一盤於神板上免冠三叩首興頂冠出請牲至牲前用淨帚徧掃牲體換新縛繩引牲入至神前陳於地牲首向上脊向南免冠三

叩首興視厨役省牲升牲於牀省牲用左手盛血以盆  
血盆供卓之左接香俟肉熟撤餗餗盤奉俎以獻首向  
上插鸞刀於牲首之左盛湯一盃加箸一雙供於神  
板之上兎冠三叩首興稍候撤俎每分割取肉三片並  
撤所供湯鬪族食餒異姓不與香息撤幪請上香碟午  
後摺骨跳神禮成 夕祭設幪架於北炕懸幪前設矮  
卓列燭二香碟橫陳於卓裏邊主祭者未刻率鬪族點  
香兎冠三叩首興和麩蒸熟作餗餗九盤每盤九數獻  
齊奉第一盤於神板上兎冠三叩首興頂冠出請牲至

牲前用淨帚徧掃牲體換新縛繩引牲入至神前陳於地牲首向上脊向東免冠三叩首興視厨役省牲升牲於牀省牲用右手盛血以盆血盆供於卓之左接香俟肉熟時徹饔饩盤奉俎以獻牲首向上插鸞刀於牲首之左盛湯一盃加箸一雙奉於神板上免冠三叩首興息香徹火以布幔遮窗閉庭戶闔族人等屏息俟於門外主婦在內行九跪九九頓首禮興將牲首所插之鸞刀徹下輕放於案上呼燭然後秉燭入徹幪上香碟徹俎每分割取肉三片並徹所供湯闔族人等食餽

異姓不與背鐙禮成是晚將 神杆請下淨拭洗斗卽  
將香案祭器鍋竈柴米水火鹽梅等備具於庭中以備  
次日祭天 次日丑刻設祭卓於庭中陳三碟一盛香  
一盛稗米一虛空留盛牲之全體設齊主祭者率闔族  
頂冠行三叩首禮興請香案祭器等出設於 神杆前  
安斗升舊頸骨於屋上卽往請牲至牲前以淨帚徧掃  
牲體換新縛繩引牲至祭案前陳於地首向上脊向東  
跪俟讀祝者宣祝詞并灑米三次免冠三叩首興視厨  
役省牲升牲於牀省牲用左手盛血以盆血盆供於卓

之左主祭者釁杆尖畢立之脫牲衣解節取頸骨

先下鍋

取搭枯拉

骨名

挂於卓乘取牲之全體

每一片

供於碟中取

胸岔及肋骨左三右二取塞勒帶骨三節取小肉約十分之三依次下鍋將大肉連牲衣供於俎中接香俟肉熟時跪切細絲供稗米飯二大盃肉絲二大盃肉絲上加塞勒並右肋二條血腸七片三四盃稗米飯飯上各插匙一把肉絲盃各插箸一雙獻齊頂冠跪俟讀祝者宣祝詞祭告灑米三次畢免冠三叩首興取碟中物置杆斗內剔頸骨貫杆尖徹第一盃飯肉移於庭內二盃

飯肉留於院中搭枯拉例與讀祝者候小肉食畢隨將  
大肉下鍋午後搭骨畢燎牲衣禮成 換索禮是日卯  
刻設石東階下豎柳枝展索繩繫其端於西神板下之  
右下繫於柳榦將所作新索並淨紙依次挂於柳枝設  
矮卓於柳前卓上設香碟一繫淨麻於神箭立於柳之  
左和麩作大小餠餠煮熟大餠餠擺九九塔接換索之  
子女每分供盃四一盛飯一盛小鯽魚每盃一尾一盛  
小餠餠九數一盛豆泥供齊點香主婦領換索之子女  
序跪於柳前主婦行三叩首禮換索者隨行三叩首禮



主婦興請神箭展麻繞子女之頸請淨紙拭面身隨卽

焚化帶索行一叩首禮興其次應換索者俱如之若有

應開索者

凡婚嫁者  
先須開索

卽將索結爲之開釋遂行一叩首

禮不帶索興換畢將第一盃魚頭夾於第一個大餽餽

內夾於柳枝了內俟午後令世僕將柳枝請出卽將餽

餽與魚頭領食升柳枝於屋上徹香案歸神箭索祇於

神板上換索禮畢此余家禮也餘家或小有不同而

大致無異凡跳神背燈祭天皆夙貧貧至不迎送不設

几榻席地而食不飲酒主人不陪食雖至輿臺亦均沾

灑祭之夜闔家不得去衣而寢日不出門奉槃奉俎必恭必慎置器不得有聲祭用春秋吉服三晝夜衣素者不得入門雜色人不得入門凡有神堂人家平日亦同此禁

六部官廨分居大清門左右東爲宗人府吏部戶部禮部居其前兵部工部鴻臚寺太醫院居其後翰林院則又東而北向理藩院南向西爲鑾儀衛太常寺都察院刑部大理寺而通政一司則又在西長安門外北向焉闕西之前一列爲明代五府國朝廢今尙存五府之名

而改爲民居矣本朝六部官皆添滿缺而仍漢名司官  
初名理事官後改爲郎中員外郎惟宗人府未改六部  
實缺官則有尙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司務此滿漢  
所同者也又有堂主事七八九品筆帖式惟滿有之小  
京官惟漢有之此皆額設之員也然部中任事之員初  
不計此蓋每部分若干司司有掌印有幫印有主稿有  
幫主稿又或有掌印上行走幫掌印上行走主稿上行  
走幫主稿上行走名目雖繁然任事者惟掌印主稿而  
已吏刑部有漢掌印餘部皆滿員且不限郎中員外郎

主事惟堂官所任主稿亦然亦不限定司缺亦有此司  
候補人員掌他司印鑰者全以堂官意指爲之此下有  
管股司員有當月司員則初到部者爲之部有檔房一  
部之關鍵也以司員爲總辦幫辦有堂主事有筆帖式  
筆帖式之分曰委署主事曰掌稿曰繕摺曰牌子所以  
供筆札司收掌任奔走而實則學習部務以備司員之  
選分吏胥之權也故列一等者不三年蒞至員外郎中  
而掌印矣乃法久弊生堂官視爲微員不任以公事筆  
帖式亦自甘廢棄不復問及公事而公事之權仍在吏

得計一部中每遇公事堂官下之司員司員委之書吏  
書吏檢閱成案比照律例呈之司員司員略加潤色呈  
之堂上堂上苟無駁斥則此案定矣然堂官久於其部  
者能有幾人卽久於其部而能於此部成案條舉歷歷  
者更有幾人下及司員罔不如是而祖孫父子世代相  
傳者惟吏胥耳雖有三年退卯之制而彼屢更其名無  
從稽也或退卯而依然逗留所更者非其子姪卽其弟  
子也無怪乎長安吏胥之門如市而富越公卿也 微  
員中似無足重輕而關係極重者莫如筆帖式與縣令

筆帖式一官堂官不甚介懷司官亦羞與爲伍彼亦自  
儕於書吏輿僮之列然而三年大計保列一等不數年  
題郎官掌印鑰矣又不數年外任監司太守矣其爲筆  
帖式也絕無培植之方及其外任也欲收桑榆之效豈  
一人之身賤則愚而貴忽智乎至於州縣亦七品官耳  
而人民寄焉土地寄焉外省自督撫至道府雖曰臨民  
特空言耳其親民者惟縣令縣令得人則治失人則亂  
關係如此其巨然朝廷視爲不甚愛惜之官以捐納取  
之小夫販豎無不可得一得之視爲利藪必償所願

而去更不問所司之事無怪閭閻困苦盜賊橫行也是以昔陸清獻公力請停止捐納而寶竹坡侍郎有考試筆帖式之請惜皆未行而罷

咸豐末戶部失慎火三日不息存案悉燬故戶部無陳案可稽先是董韞卿大司馬恂初登第觀政於戶曹暇則檢其舊案之有關係者抄節存於家及官少司農值修則例吏以無從檢察例不能具公乃悉從節抄中補之書賴以成亦留心之效也

紀文達槐西雜志云禮部署中有壽草春開紅花綴如

者同司酌量輕重歛分舉行 一投刺內院大學士用  
官銜晚學生吏部都察院正堂與內院大學士同各部  
正堂用官銜晚生吏部左右堂與各部正堂同惟陞轉  
考滿用官銜餘不用出差差回亦不用各部左右堂坐  
院副僉都用晚生卽舊堂及別衙門帶吏部本堂銜者  
亦不用官銜以上侍坐內院學士宗人府丞通大堂用  
晚侍生僉坐太常光祿太僕卿府尹侍讀學士祭酒及  
四品大小京堂用侍生對坐總督巡撫帶部銜者用晚  
生巡撫帶副僉都銜者用晚侍生本省總督巡撫用治



晚生本省巡按及二司用治生以上帖式同鄉年家通  
家有相拘者不在此例本衙門往來拜帖俱用侍弟不  
稱寅新舊同僚亦然相見俱行南禮 一內院大學士  
吏部正堂都察院正堂不送上馬各部正堂以下俱送  
上馬曹堂亦同 一遇部院大堂通大正堂宗人府丞  
引馬避副僉都非坐院者不避 一稱謂內院大學士  
吏部都察院正堂稱官銜各部正堂吏部左右堂稱晚  
生同僚稱老長官稱長官稱號稱兄不稱老先生及翁  
老之類尋常往來用單帖宴會兩人一席相見行兩拜

禮行南禮凡聯名帖序官 以上諸條皆署中舊規凡  
我同寅願言共守有不如約者眾相正之新任者該司  
吏赴儀司領一冊送覽 康熙八年四月朔吉儀制清  
吏司郎中曹首望員外郎王士禎主事□□□祠祭清  
吏司郎中黃虞丹員外郎侯杲主事何爾彬主客清吏  
司郎中南廷鉉主事呂祚德精膳清吏司郎中陳景仁  
主事趙崙司務范研經重訂

刑部大門無額相傳係

世宗遣人取之部臣不知也一日

御門詢及爾部有額否部臣對以有

上命人舁出示之曰額在此久矣而若輩未之知則平日疏於入署可知也諸臣叩首引罪自是額亦不復發出故至今無額

刑部地最窪下長夏淫霖大門以內水入車箱各司皆以木牀爲甬路而後可入大理寺都察院亦然相傳謂之水淹三法司又刑部大門橫鐵索一條惟官出入去之餘則由索下入意在戒人勿入所以止好訟之意

余師濮青士先生

文選

官刑部著提牢瑣記藹然仁者

之言也記曰提牢古獄吏也位卑而責重易孽亦易福  
焉 國家哀矜庶戮不遺一夫豈容愚賤妄議損益然  
今昔異宜變通迺久雖曰小惠無傷大體亦 聖朝所  
不廢也文選循職無狀因時補苴瑣瑣載筆私備檢點  
科條所布則槩從略自惟不文體段懵如意者劬嫗絮  
語病夫呻言明知厭聽或亦有以諒其心矣作提牢瑣  
記 清慎勤官箴也箴提牢尤亟眾獄所歸竿牘易行  
清則絕之猾役作威大盜階厲慎則制之躬理巨細耳  
目入微褻毋嫌瀆煩不憚勞勤之謂矣三者之中清慎

在心勤乃妙用凡所類記惟勤有功一弗親歷卽屬虛  
文亦記所不必記也 關領囚糧歲凡三期雖具官司  
仍煩商戶旣便支存亦易操縱呈式先驗隨時可核米  
糲且塵漫之務淨炊或失宜匪體則腐盛以巨桶覆以  
大布冬則加棉用辟寒氛健役交荷時防索朽雨雪艱  
步尤宜慎之 辰申飯囚毋或先後立受以序戒競戒  
譁 範銅爲杓實容半升上周鑄文以防磨減先備潔  
水數數澤之積垢斯除粒亦不膠膠積太多受者損矣  
規木量杓欲其平且盈也傾杓惟速欲其不寒也揚而

覆之欲其無餘也計口一杓日凡兩給人飽一升定例  
然也 飯給而湯隨之人沃一瓢冬加萊蕪夏加綠豆  
春秋則茶禁苦水禁冷水禁不熟水暑則多備惟所需  
飲無時 犴狴之側別設盞漿夏日提訊諸囚則出入  
飲之 淡食可憫以鹽蔬給之毋過與恐益煩渴或靳  
之飲尤苦 箸折者裂者盃損者滲者穢者不足者時  
時察之易之增之 囚給熟麩一筋佐以葱醬或增肉  
數兩良辰佳節則爲之長官同僚惠於平日者亦爲之  
例餐仍不撤酒與洋煙有常禁 屋環五牀守者居中

久禁而貸死者居潔地之兩牀鑿垣通便溺餘兩牀與  
近死囚居之 牀袤丈餘廣可五六尺支厚板去地尺  
許朽必易溼必曝穢必濯藉於板者夏席而冬薦席宜  
澤薦宜厚皆於寬宜加薦以氈尤於冬宜紉布而實以  
秸爲大枕長如其牀月一浣敝乃更 屋日必灑掃牀  
下尤督之勤冬之煤氣春之溫氣夏秋之交疫氣汗氣  
朝夕之厠氣泡漏氣溼熱氣皆足致疾以死蓄朮柏艾  
蕭頻熏之或屑雜藥益佳 蠶蟲噬人至酷蚤蚤繼之  
不終夕已瘡痍其體血痕縱橫四壁如繪獄中第一苦

惱境也。蟲有自壁出者，有從牀上緣者，有自梁柱下墜者，隔以承塵而塗茨其旁隙，則稍得眠。屋外隅皆多設廁，日必一淨，別具柳匡一交繩而貫以木渣滓，悉入之日，荷以出，毋有少積夾堵。尤戒之慮塞溝渠，或至高積將可梯而踰也。囚定讞者，許女屬入視，皆朔望後一日先注門籍，出入以時，別納一屋，閉戶而守，禁窺伺嚴私，遞戒偶語絕謔言。面日一沐，三日一櫛，木梳草紙，疏中蠶豆，徹斯易乏。斯給女獄，倍之。或攜嬰稚護視，益當謹。女獄恆鍵，非公事，男役不得入扉之心，特洞



一穴藉傳所需加片板而時掩焉擇役之老而誠者司其鑰 病者刑者宿疾者孕者產者醫必速藥必具日詢所苦而躬督之飲勿強他囚與俱勿移之廁旁及穢溼地非大瘳不止藥疾不可爲者立移空屋杜傳染也死則有停屍所縛屍於板而虛懸中央恐爲鳥獸殘呈驗勿稽夏秋尤亟 痧藥喉藥痢藥瘡藥疥藥金瘡藥杖傷藥解毒藥求可預製者蓄以應所急 夏給扇早啟封而遲錮之守者加嚴 衣一袴一秋夾而冬綿絮多敗布多粗縫綴多疏多垢膩多縲絨磨刮則皆易敝

禦一寒必二三易厚厥直倍厥數施乃不窮 巾鞵不  
具冬卽寒敝首所覆足所藉皆給焉惟察所乏 秋冬  
夜永柝聲難續破寒往督或風雨雪督尤勿懈 平居  
巡獄勿與定時絕遷就也役有告必察囚有訴必受微  
疾微傷必詳詰隱處不潔處必躬巡築頽葺漏平道疏  
渠事皆舉矣 垣周老棘火災之媒大旱大風非時往  
察 囚屋出入有定時坐臥有定方眠食有定候狡者  
悍者喧笑者詈者鬪者導訟者商飾獄詞者結死黨者  
輕長跪重杖或加桎梏甚者鐵索掣其肘懸之梁間仍

餘其索俾可坐臥惟不可行死囚中不得已乃一施之  
囚不遵法度屋則彼此移監則南北調有許之者質  
諸守役證諸囚以實以情然後行法 守者或虐囚不  
敢以非法也但喝而渴之強雜穢疾者同坐臥無傷可  
證已不堪命故飲食必躬監夜必核宿者之數數必均  
牀必有限制 罪輕者不繫稍重曳鎖於項又重拘手  
足至重乃加拷杻其間老幼廢疾樸魯安靜嚴寒酷暑  
刑傷太重者皆可寬法而仍時防之 新製琅鐙芒刃  
未銷著膚易傷別給尺布護之 支木爲橙聯牀而屬

焉淫雨積潦以渡奔走自吏及囚罔不利之長官所施  
厥價甚鉅收發有時修補有資首役之責也 司獄八  
員輪宿在獄見聞最習力求和衷事乃有濟 正役二  
散役百有二十巡夜武弁十兵八十司炊者二鈴櫟者  
三十有二咸輪期代役縱則玩愒則變專寄耳目則蔽  
衡其輕重以爲張弛弊絕殊未也免咎或庶幾焉 獄  
有神有總司有分司統尊之曰獄神在祀典者若關帝  
龍神門神他若佛典之大士閻羅社公若道流之太乙  
藥王瘟部火部皆爲位以祀別一楹祀前明椒山楊公

而刑部尚書王公世貞郎中史公朝賓司獄劉公時守  
得耐焉庭隅老榆盤錯陰森不畫傳爲忠愍公手植者  
南則阿公祠公諱世圖康熙時官滿司獄以除夕縱囚  
元旦囚悉來歸一囚偶後公懼竟仰藥死囚踵至痛公  
甚亦觸柱死卽今肖像牽馬侍公側者也諸神朔望則  
祀履任則祀報賽日則祀勾決日則祀必躬親香帛虔  
潔宜專厥司庶幾覆盆之中亦有臨質神道設教用佐  
官箴 瑣記如右蓋緣煦子以爲彌縫舍本齊末奚裨  
勸懲循吏不必爲能吏又不屑爲也文遲於是投筆而

喟曰嗟乎斯所謂惠而不知爲政者歟雖然周易言訟  
厥卦凡三噬嗑利用獄著乾肉黃金之像旅不留獄協  
懷資得斧之占無財不可以爲惠聖人得無深意存焉  
至於讖獄中孚乃格豚魚豚蠢可並魚愚可罟獄近之  
矣必格以信厥道何先天下萬事所不疑者惟生與養  
所不變者惟衣與食本此立信孚乃化邦矧茲囹圄饑  
寒所啟記言瑣瑣固屬私恩要非徒手遂堪坐理冥頑  
有眾玩視鋸鑊夫豈口惠可以行賞溫拊可以代縶哉  
試以勺水人增一飲不羹不薪夫亦何費而計囚三百

三月廿四日  
三  
積勺溢斛已非一力可汲一甕可儲況其他乎洪惟

國家深仁厚澤靡隱不周恤囚僅爲政之一端而原情  
立法計日靡帑誰非 聖君賢相憂勤惻怛所推被於  
無窮者哉我不敢知曰名存而實亡然法積久則弊生  
政待人而後行上挈大綱下釐細目遵茲成憲濟以權  
宜亦小臣所當自盡也是故生者不使枉死死惟其  
法不惟其心刑官之職固應爾爾下逮提牢厥責惟均  
夫新舊相代政必以告古人在官之義也益由廣受思  
以集成救弊補偏敬俟來哲 光緒二年十月朔提牢

廳主事濮文暹謹記師江南溧水縣人乙丑進士官比  
部郎外擢河南南陽府知府有政聲以循吏薦卓異詩  
古文得陽湖惲氏之傳著見在龔文集尤精天算已有  
著述及見李王叔書自以不能過之遂止詩文高古實  
近代一作家也

工部大堂屏風之後門限之間有鐵磚方二尺許色澤  
甚古明人箸鴻雪軒隨筆謂是石季倫家物未知何據  
工部屯田司有文子乘郎中 輅 聯粉署共宣猷舊雨常  
懷杜工部詞人能作吏曉風爭唱柳屯田爲一時絕唱



文爲丙辰進士工詩

太常寺仙蝶曾蒙

高宗賜詩京師盛傳之未知始自何時偶閱揆凱功隙  
光亭雜識則言之甚詳云太常寺公署垂花門之上有  
蛺蝶子三枚黃質而黑章鬚之末有如珠者二餘則與  
常蝶無別焉常以夏至之時來集每祭方澤各官齋戒  
蝶輒先至其所祭畢則翩翩而逝還其故處或以帛及  
扇承之呼曰老道使飛而下集似有知者見燕子必從  
而逐之燕莫之敢抗秋分後卽去不知所之明年復來

不解其故也此五七年間事前此所未有者以此書證之則仙蝶之初來蓋在康熙中葉而鴻雪因緣圖記謂元時卽在太常此恐不然若爾何以不見明人言及之且元太常寺不在此明永樂初太常寺寄處萬壽宮至宣德初始建此署安得云始於元代

今世說周茂源官比部郎署爲王李諸公舊游所稱白雲樓卽其地也周與同官宋直方施愚山相過從飲酒賦詩雖大風雪弗輟一時都下傳謂復見先輩風流然王李之白雲樓在舊刑部街非今地也

觀象臺在都城東南隅附城而起下爲欽天監之外署  
臺在測算房後拾級而登上設儀器九事順治初西人  
湯若望所造甲午春闈後曾因監人得登其上儀器絕  
精渾儀徑丈一人之力轉之有餘黃道遊儀尤精中有  
窺管可以旋轉四望畧無少碍臺下院中別有元代廢  
儀器二按天算之學以本朝爲最精蓋由

聖祖天縱聰明登基之始適楊光先與西人互爭厯數  
廷臣中無能決其是非

上乃躬親律算竟造其微後遂有厯象攷成諸書至今

遵之不能少出其範圍誠自古帝王所罕又如南巡治  
河

命設轉水墩河患遂息後河臣擅去之河復壞又手定  
樂律撰律呂正義一書出宋人諸樂書之上甚遠用兵  
西北堪親征伐而宸製龍章又復冠絕千古誠天生聖  
人也

呂公堂在觀象臺之南泡子河東岸自昔久著靈異春  
秋閏士子祈夢者最多今夢榻尙存而祈者鮮矣但祈  
方藥者甚多門外賣藥人王姓以此致富壬辰春閏余

假館其家每晨光未旭步於河岸見桃紅初沐柳翠乍  
翦高塘左環春波右瀉石橋宛轉欲擬垂虹高臺參差  
半籠曉霧河之兩岸多園亭舊址今無尺椽片瓦之存  
然其景物澄擲猶足留連忘返此河來自城下本無上  
源余沿河細審之見河從東北來環呂公堂南度石橋  
折而西南沿城向水關而去始悟此河蓋本是元代通  
惠河之故道自明代築城將河之半段截於城內今東  
便門外之河卽此河之下流其上源則與大內金水河  
通徐中山改小元都城永樂又拓而大之元之都城凡

兩番改作遺跡久不可問矣

慈雲寺在河西岸頗宏後閣尤古惜半已就頽尙未全廢若東岸之華嚴寺太清宮皆成平地太清宮願起元碑尙在文用駢儷書法聖教屹然於兔葵燕麥中共西一帶炮廠盜甲廠之街衢皆拆成白地鐵梅菴先生故居卽在此今亦不可問大抵城隅之地尤易荒廢以去市遠居者不便故家不能保其室廬也按梅菴先生名鐵保滿洲董鄂氏以進士官至總督少時與百菊溪法石帆有三才子之目後官江南以罪遣戍然嘯亭雜錄

稱其頗忤宦豎故多造蜚語上聞者其得罪以此公書法爲八旂第一名亞石菴相國用筆亦極相似也公夫人名瑩川字如亭亦善草書工畫蘭且能騎射舞劍又工舉子業公門生以文請益夫人代爲評薦見或出公之上

近代恩竹樵方伯

錫

居第亦在貢院之西毛家灣公滿

洲瓜爾佳氏以進士起家官至江蘇布政使在官有政聲而尤崇獎風雅工倚聲刻有詞草戊寅入覲卒於塗後裔不振此第竟無售主大半賃人矣

于忠肅祠在袞背胡同蕪廢已久近始重修浙人逢春  
秋闈居爲試館

湯文端

金釗

第在長安街中街公浙江蕭山人以進士  
官至協揆公初以解元舉於鄉計偕入都和相聞其名  
欲見之許以大魁公卽日出都及和敗始應會試嘉慶  
乙丑成進士受知於朱文正公爲理學名臣其學以躬  
行爲主不事虛聲手抄十三經一部書法端謹望而知  
爲厚德君子與先伯祖恭慎公同年至契居址密邇公  
退輒杖履相過故余家公之筆札最多而先伯先君皆



承明訓佩之終身余幼嘗得鄭小樵梅花譜首有公序  
適大伯父載堂公見之曰文端公筆墨更復有何說大  
伯於兄弟中最號坦率者矣尙奉如嚴師云

明嘉定伯周奎第國朝三等伯穆赫林居之子孫不能  
守惟門堂僅存聽事後雜樹扶疏亂石簇擁中間似有  
亭址自此以後皆別售之於人矣而其門前宏敞如故  
石獅二尙存今稱博家大門

蒙古博晰齋觀察明之居當在御河橋之左近故翁覃

溪題其西齋詩輯遺云藝苑蜚聲四十年淒涼賸草拾

南天玉河橋水柯亭綠多少瓊瑤未得傳但未知門巷  
在何許耳晰齋著有西齋偶得鳳城瑣記二書覃溪序  
之云西齋洗馬所著偶得三卷鳳城瑣錄一卷其瑣錄  
內攷正明詩綜諸條予嘗借錄之矣西齋姓博爾濟吉  
特氏祖邵穆布總督兩江西齋少承家世舊聞加以博  
學多識精思彊記其於經史詩文書畫藝術馬步射繙  
譯 國書源流以及蒙古唐古忒諸字母無不貫串爛  
習西齋與余生同里乾隆丁卯同舉鄉試壬申同中會  
試同出桐城張樹彤先生之門又同選庶常同授編修

同直起居注同修文獻通攷同教習癸未科庶吉士同  
官春坊中允其後余視學粵東西齋觀察粵西余寄詩  
有十同篇之詠蓋知西齋者莫子若也而西齋之卒予  
適出使江西西齋以所著此二編於疾革時始託同里  
邵楚帆給諫遂有脫誤不及盡爲訂正今又十餘年給  
諫將爲付鈔而屬余序之給諫旣以瑣錄更寫淨本而  
於偶得一帙詳加分卷倦倦致慎以求其必傳於後深  
可感也予篋中所舊錄攷正明詩綜數條尙有與此稍  
出入者就其要者略增數字耳亦可見西齋撰述之精

博當必不止於此卽以厲樊榭集所載賈元詩一律西齋尙能舉其家世來歷而予今忘之矣憶嘗同在館下十餘年閒讌談諧笑筆之於冊皆典故也而今僅於此雜著二種系之良足悲也西齋外任雲南迤西道內官兵部郎中而其在詞垣最久故仍稱西齋洗馬以誌感舊之思云爾按覃溪所謂攷正明詩綜數條蓋在西齋偶得中今錄之云朱竹垞明詩綜載朝鮮詩人八十有二其爵里表德文集缺而未載及所載有舛誤者郵致鮮國代爲檢核補之其檢而未獲者仍缺焉鄭希良

字

夫官校理曹庶仁山人權學字正卿安東人尹子雲字

有虛安集龍茂松人官左議李克堪廣州申從獲字次詔高靈人

政有樂聞軒集李成侃字和仲昌甯人官

堂成倪字大提學有虛白堂集修撰有真逸齋集

盧公弼字希亮交河人官領中李苻有容尹仁鏡字鏡

平金麟孫字呈瑞慶州尹殷輔字商卿林百齡字仁順

善山人官李潤慶字重吉廣州徐敬德字可久唐城人

右議政李潤慶字重吉廣州徐敬德字可久唐城人

花潭朴滄字和叔忠州人官李珥有栗金瞻字子瞻號

集人有東高敬命字而順號霽峯長興許葑字美叔號荷

岡集高敬命字而順號霽峯長興許葑字美叔號荷

校金尙憲有清李廷龜字聖徵號月沙官判書其先世

理陰集李廷龜字聖徵號月沙官判書其先世

蓋隴西李氏入高麗者原云號

蓋隴西李氏入高麗者原云號

粟谷粟谷李

崔壽城

字可鎮號猿亭江陵人處士城當作賦

林悌

字子順處士有

白湖

趙希逸

字怡叔號竹陰林川人官參判

金瑩

字冠玉號北澹

申欽

字敬叔號象利

平山人官

權鞞

字汝章號石洲安東人官集

趙昱

字景陽號龍門平壤

有葆真集

柳永吉

字德純號月蓬全州人官參判

魚無逸

字潛夫號浪仙威從人

李嶸

字仲高完山人官翰林

金宗直

字季昱善山人官判書死

李

承詔

字允甫號三灘陽城人官判書

鄭碣

字君敬號古玉溫陽人官司評

李直

字汝固號澤堂

德水人

李達

著有蓀谷集詩不詳其名蓋誤

朴瀾

字仲剛號芬西潘南人官錦陽尉

克誠

字伯實號醉竹晉州人官舍人

鄭之升

字子慎溫陽人處士有叢桂堂集

姜渾

浩晉州人

官判中樞府事有水溪子集

金淨

字元冲號冲菴慶州人官判書

鄭知常

字西京人官

知制 李仁老 字眉叟仁川人官右諫 李安納 字子敏德水人官判

書原未 梅月堂詩集 乃金時習作時習少穎異 月山大

君婷 懷簡王子康靖王娶弟朝鮮制王兄弟 以上共補

四十八人又謂遼之耶律氏即今伊刺里氏元之孛爾

只止歹氏即今博爾濟吉特氏特者眾詞也又有博爾

濟錦氏本一族也又謂錫伯即古鮮卑蒙古呼中國為

契塔特西洋呼中國為吉代皆契丹之轉音也皆有至

理又其釋詩草木鳥獸及馬今名一篇亦可資考其鳳

城雜記皆記鳳皇城事頗資掌故今載其略云鳳凰城

邊柵在 盛京城巽隅南一度六十分東一度邊門在  
鳳凰城東南三十里鳳凰山之麓植木柵爲繚垣屋三  
椽中爲門施管鑰焉邊門章京司之是爲通朝鮮之孔  
道康熙二十八年設領催一名兵九名雍正五年添領  
催一名兵十九名乾隆六年添兵二十名十一年於兵  
額內改領催二名戶部議定以三千二百九十四兩作  
爲定額以歲春冬之季徵之蓋朝鮮賀正且使以三月  
出邊領時憲書員役以十二月初旬出邊也 國家嘉  
惠遠人凡鮮人之物豪無收取所抽乃邊門商民之互



市者馬市之兵丁臺站門柵人等所易牛馬農器亦納稅焉其有非時之謝恩稱慶諸典禮往來者別爲造報馬市設於中江歲春秋仲月望後朝鮮員役以牛貨齊陳於江干駐防兵丁臺駟夫以布七千五百十四段易牛二百鹽二百九十九包海菜萬五千八百斤海參二千二百斤大小紙十萬八千張綿麻布四百九十九段鐵犁二百具以京畿平壤黃海三道商各一人承辦義州知府率員役領之所具糗餌菹魚稱之曰宴其官商曰別將權使無衙署儼民廬以居無胥役惟城尉撥有

兵丁三人供使令歲支公用銀二百兩葺屋柴門終日  
靜坐是以家藩城者率以歲事小畢卽促裝歸歲數往  
返焉鳳凰城邊柵北自石人子與駿陽接界南至海濱  
五百六十里有奇出柵至與朝鮮分界之中江北遠而  
南近其地皆棄同甌脫者蓋恐邊民擾害屬國乃朝  
廷柔遠之仁設官置汛立法綦嚴又一條云鳳凰山麓  
有故石城一周十餘里設二門依山設險石堞具存相  
傳爲舊鳳凰城朝鮮人呼之曰安市城考新唐書貞觀  
十九年四月李勣濟遼水高麗皆嬰城守帝大享土帳

幽州之南命長孫無忌誓師乃引而東勸攻拔蓋牟城  
卽其地建蓋州程名振攻沙卑城游兵鴨綠江上遂圍  
遼東城潰卽其地建遼州進攻白崖城高麗將孫代  
音降卽其地建嚴州進次安市攻未能下帝怒敕諸將  
攻之三日不克乃班師按蓋牟今蓋州遼州今遼陽沙  
卑今海城且延壽思眞欲取烏骨渡鴨綠迫其腹心長  
孫無忌謂安市十萬戶在吾後不如先破云云今此城  
最險計其地勢無不脗合當日兵機其爲安市城無疑  
至明一統志謂在蓋州城北其情勢則是轉戰而北矣

考城內故屋址甚多有哨臺二但無水不可以居豈故  
有井而久廢耶又聞朝鮮人云當日守城之將名楊萬  
春可補史缺又

十二  
石齋

詩話記斷齋答人問云一十五科

前進士七千里外舊監司二句此詩集中題爲偶作云  
疆將老骨自支持莫怪逢人問是誰一十四科前進士  
萬三千里舊監司病腸索寞備耽酒拙宦蕭條懶賦詩  
袞袞諸公休自負阿婆三五少年時

御河西岸儘南名達子館蒙古年例入都所居攜土貨

於此質遷焉賈肆櫛比凡皮物

裘褐  
之屬

毳物  
之屬 羶絨野物鹿

之山物

雉兔之屬

蒞物

茹菌之屬

酪物

乳餅之屬

列於廣場之中而博

易焉冬來春去古之鷹臣也此爲裏館安定門外爲外館更鉅於此

倭文端公仁居前門城根西城祭院之左子孫至今居

之公學以存誠爲主見於所著日記中曾文正公極重公自云理學效法公及唐鏡海公以諫設同文館不合求去甚力奉旨慰留卒辭諸任但留書房而已攷公平生奏疏喧傳眾口而尤以應詔陳言一疏爲得大臣之體疏云伏惟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切於嚴辨君

子小人方今寶錄初膺勵精圖治百爾臣工視九重好  
尙爲趨向薄海內外亦莫不延頸舉踵觀朝廷舉錯以  
卜昇平易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此其時矣  
夫君子小人之分藏於心術者難知發於事迹者易知  
類族辨物約有數端敬爲我 皇上陳之大抵君子樸  
拙小人伎巧君子恬退小人躁競君子愛惜人材小人  
排擠異己君子圖遠大以國家元氣爲先小人計目前  
以刻薄聚歛爲務剛正不撓無所阿徇者君子也依違  
兩可伺候人主喜怒以爲趨避者小人也諛諂匡輔爲

朝廷補闕拾遺者君子也遷就逢迎導人主長惡飾非者小人也進憂危之議悚動當亡之敬心者君子也動言氣數不畏天變以滋長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每每如此 皇上天竇聰明勤學念典孰賢孰否自難逃 聖明洞鑒之中第恐一人之心思而揣摩者眾一人之耳目而混淆者多幾微莫辨情僞滋紛愛憎稍涉於偏私取舍將虞其失當此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大禹所以致歎也今欲求知人之道有他術哉亦惟 皇上之心勤求不怠使 聖智益明 聖德益固

耳宋臣程顥云古之人君必有訓誦箴諫之臣惟命老成賢儒俾日親便座相與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我朝康熙年間熊賜履上 聖祖仁皇帝疏謂大學衍義一書爲君師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伏願延訪眞儒講求研究務盡其理於是攷之以六經之文參之以歷代之跡實體諸躬默念諸衷以爲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慎其選虎賁綴衣亦擇其人非聖之書屏而弗讀無益之事戒而弗爲內而深宮燕閑之



閒外而大廷廣眾之地微而起居言動之恒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弗備防閑此心者無弗周則君志清明君身強固矣臣以爲二臣所言誠人君修養身心之益用人行政之原也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惟君德成就而後輔弼得其人輔弼得人而後天下治然則開講幄以贊宸修致治要圖莫急於此矣公居家朔望必集家人爲講溫公家訓朱子小學終身不懈平日作書亦必有益於人之語始肯落筆最喜書格言

按國初滿洲理學有阿什坦字海龍完顏氏正黃旗人

順治九年進士官給事中通經學篤於踐履康熙初翻  
譯大學中庸孝經論語諸書刊行之以教旗人九年官  
給事中時稗官小說盛行滿人翻譯者眾海龍上言學  
者立志宜以聖賢爲期以經史爲導此外雜書無益之  
言悉當屏絕請敕旗下人自經史外雜書不許翻譯又  
請嚴旗人男女之別定部院九品之制俱報可康熙初  
退閒家居鰲拜專政聞其賢欲令一見終不往久之以  
薦起纂修 世祖實錄 聖祖嘗召入便殿問節用愛  
人對曰節用莫要於寡欲愛人莫先於用賢 上顧左

右曰此我朝大儒也十八年乞休家居喜任恤臨終謂  
其子曰爾等處世莫占便宜便宜卽是不義慎之公孫  
少豕宰留保幼年氣盛善怒太夫人屢戒之及長使於  
四方跪太夫人前乞授杖老僕曰爾後見我怒卽以杖  
示我每怒必悚然曰母在怒輒平其純篤至性蓋有自  
來

康熙初滿洲理學以德子諤格勒爲最公以翰林入直

內廷清風亮節聞天下所與友則徐文定公元夢湯文

正公斌李文貞公光地文貞榕村語錄自云其學問遇

德子諤徐善長兩先生而後有進嘗扈從巡行明珠奉  
萬金爲裝固辭天久不雨

上命箠之遇夫深言小人在上之當去又以京師地震  
與魏敏果相繼言二相植黨之應明尤憾之會公刪定  
起居注稿明嫉人劾其私抹起居注論死會時公主出  
降科爾沁乃使盡室以從遂死於塞外考公一生學業  
雖不可得詳然當時與湯文正徐文定同舉侍值內廷  
必非常人且於 乾清宮試文臣十二人滿臣中公與  
文定而已至湯公見公文大笑以爲非而當時究未傳

其詞云何竊意公文必誅斥陸王者與湯公異趨故湯公非之此可以意會者也若李文貞則屢稱之不置矣願用方總河琮平生不以理學名事君交友之際極盡其道此真理學也豈必口誦近思錄箋注性理書遂足號爲理學哉故其稱朱文端曰人如高安乃真無近名之念此其學之宗旨也正恐世之方巾濶步者有愧斯言

札史字彬如蒙古貢生篤於內行乾隆三年入旗公舉孝友 特賜六品頂帶以旌之按康熙中大學士溫達

尚書穆和倫富甯安都統孫查濟之孝至蒙 特旨褒嘉謂不但眾人俱知朕亦知之則古姜黃所未被者也  
有人游西單牌樓小市於亂書堆中得大學章句一本買以當十錢數百文爲書賈所見以十二千買之裝潢成冊竟售五十金蓋宋板也大抵京師百物闐咽世家大族數世之藏其子孫不能辨一旦拉雜售出至於此等處直土苴視之苟遇識者遂作披沙之金矣此市在西單牌樓南抵宣武門

姚伯昂總憲舊居在東鐵匠胡同其中聽秋館竹葉亭

小紅鷺館諸名尙存先生安徽桐城人嘉慶乙丑進士  
工書畫其隸書學曹全碑而參以史晨孔宙有臺閣氣  
象行書亦有風韻畫則花卉近白陽山人人物似丁南  
羽一時聲稱滿日下其書室中榻扇心皆手摹古人名  
跡徑用古人款見者不能辨真贋與先恭慎公交最契  
余家公跡頗多

石鐙菴在象房西承恩寺街元代爲吉祥菴明易今名  
國初諸老皆有題詠湯西崖少宰詩所謂巋然削出此  
香臺恰在蒹葭野水隈者也今其地並無蒹葭野水信

滄海桑田矣然西傍官溝之上窄港相通石橋互接或倚茂樹或亘頽牆金晃剎竿最多古寺花依籬角略辨人家且城帶西山離離瘦碧塵飛夕日點點疏紅雖不能遠角勝江南亦無復東華塵夢矣

象房在宣武門內明之舊也咸豐已來滇南久亂朝班無象者十餘年至同治戊辰雲南底定緬甸始復貢象七隻余庚辰入都會往觀之至甲申春一象忽瘋擲玉輅於空中碎之遂逸出西長安門物遭之碎人遇之傷擲奄人某於皇城壁上如植西城人家閉戶竟日至晚



始獲之從此象不復入仗而相繼斃矣京師遂無象  
太平湖在內城西南隅角樓下太平街之極西也平流  
十頃地疑興慶之宮高柳數章人誤曲江之苑當夕陽  
銜堞水影涵樓上下都作胭脂色尤令過者留連不能  
去其北卽醕邱故府已改爲祠園亭尙無恙

庚子之春余從江南歸居廣甯伯街適鄭東甫自東城  
移居於太平街時相過從甚樂也未幾拳匪旣起五月  
朔火鐵路京師人心搖搖東甫甚以爲憂遂抱病而卒  
未病之前一夕余飲於其齋尙縱論天下事侃侃也計

東甫一世居貧炊烟屢斷而樞臣權要招之皆不赴惟日與寒士遊而已何吟秋學博家琪曾爲之傳云光緒

五年己卯科山東鄉試第一名鄭杲文出傳京師京師山陰傅郎中鍾麟平是科直省文曰山東元甲天下於是鄭杲之名遠近無不知明年會試常熟翁尙書爲總裁將復置第一以得卷晚名列二十成進士用主事分刑部上書本部尙書潘文勤公言天下事數萬言求代奏公寢之踰數年授江西司主事擢員外郎當是時宗室盛昱爲國子監祭酒好士宅百餘間有池樹竹石之

勝凡四方春秋之士與京宦多借居焉杲雅奇於祭酒  
居逾十年杲雖爲時重不謁朝貴公廨不恆至日惟與  
二三知己譚藝一室人罕見其面二十六年夏熒惑入  
南斗上書言星變宜修省不報拳民亂血澆京師杲憂  
憤成疾五月十四日城東南火或傳 車駕將出 宮  
杲方寢聞之起喏曰可以死矣復寢絕時年五十江西  
洪嘉與杲初交也出資集友人同斂之先山東捐納印  
結局同鄉官司事者例以次推歲金數千鎰某官以母  
老乞前杲一歲許諾迨杲卒某猶司事或代乞斂資弗

應輦金出道死兵杲嘗卹匹友子胡敦佐授以學爲入  
貲充國子監生應省試俛中選一日忽奔泰山自髡丐  
爲僧山僧不納仰藥死遺書杲曰時事不可爲京師陷  
杲匱尙在彰義門內寶應寺泰州宮本昂謀歸焉杲治  
經尤深於春秋箸伏傳書序通釋一卷春秋三傳異同  
春秋三傳通義各一卷又主攷一卷本春秋三傳以折  
近時君主民主之說杜詩小序四卷訂舊注年代之誤  
杲字東甫其先直隸遷安人以父鳴岡知卽墨縣歿不  
克歸遂家焉母李喪客濟南充濼源書院院長二年妻

黃無子兄果束束亦進士刑部主事束子二三畏三省  
何家琪曰余舉省試東甫爲諸生未有名見余文曰子  
文何似望溪望溪文今尙有識者耶洎東甫領解捷進  
士閱卷者皆賞以桐城派蓋東甫之師望溪自余發之  
余不弟何與至於弟而值時變以憂死無知者余重爲  
東甫悲也